阿毗達磨藏顯宗論

大唐三藏聖教序

御製

雅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
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
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
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
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
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
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
崇虛乘幽控寂弘濟万品典御十方
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
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
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
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
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
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
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
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
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
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眞
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
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

廣被拯含類於三塗遺訓遐宣導辟
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
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
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
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
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
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
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
朗潤故以智通无累神測未形超六
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
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
訛謬思欲分條拆理廣彼前文截偽
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
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
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
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
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
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
雙林八水味道飡風鹿苑鷲峯瞻奇
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
探賾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
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
口海爰自所歷之國摠將三藏要文

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
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陲聖
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
之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
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
墜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雲
露方得泫其花蓮出淥波飛塵不能
汙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
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
淨則濁類不能霑夫以卉木無知猶
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
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
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皇太子臣治述 聖記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
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
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
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
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莫究其
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
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
緣無惡而不翦開法網之綱紀弘六
度之正教拯群有之塗炭啓三藏之

秘扃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
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
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
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
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
與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
德被黔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
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
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
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
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
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
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
百川異流同會於海万區分義揔成
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
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
志夷簡神清齠齔之年體拔浮華之
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
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
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无質尋
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
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

載倫通釋曲利物為心以貞觀十九
年二月六日奉　勑於弘福寺翻譯
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
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焰
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殖勝緣何以
顯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
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
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
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輙以輕塵足
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經以為斯記

阿毗達磨藏顯宗論卷第一

尊者衆賢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序品第一

諸有遍於一切法　寂極難知自共相
獨能悟解無邪亂　是一切智今敬禮
我以順理廣博言　對破餘宗顯本義
若經主言順理教　則隨印述不求非
少違對法宗及經　決定研尋指咎遣
已說論名順正理　樂思擇者所應學
文句派演隔難尋　非少劬勞所能解
為攝廣文令易了　故造略論名顯宗
飾存彼頌以為歸　刪順理中廣決擇

對彼諸言中正釋 顯此所宗真妙義
論曰既非遍智云何能知此佛世尊
是一切智能於諸法最極難知自共
相中覺無邪乱雖非遍智而亦能知
如佛教行定得果故如有智者善鑒
良醫如世有醫先審病者風熱淡等
所起疾源復如實觀性習二體年時
處等種種不同為欲蠲除說授方藥
諸有遇者能順服行痼疾漸除身安
因益智者尋驗知實良醫於諸方藥
興得遇者如是世尊知所化者貪瞋
癡等煩惱病源復如實觀本性備集
三善種子勝解隨眠及彼堪能自圓
滿等為欲令彼暫永滅故說授伏除
二道方藥諸所化者能順服行若別
若通對治道藥無始數習增盛堅牢
諸煩惱病漸漸除遣貪等滅得於自
身中道道淺深倍倍增勝由斯仰測
如我大師滅一切冥具一切智故讚
頌者頌讚佛言
誰能如尊善分別 隨眠境界自共相
无量无邊諸品類 如應宣說利有情
誰能漸次順修行 不得成劳勝利樂

無智不能順聖教　豈先驗過在如是
有於恩擇增上慢人謂佛世尊非一
切智於所請問別異而荅謂作是言
此不應記諸別異荅無知起故又於
前際說不可知此即自顯是無知故
又不先覺孫陁利緣及縱彼朋造諸
惡故又於鐵遮婆羅門女所起謗毀
不能遮故又先聽許提婆達多於佛
法中而出家故又於外道嗢達洛迦
先自不知命存亡故又不預定波吒
釐城當有如斯難事起故又不懸記
自佛法中當有部執十八異故又說
諸業有不定故外道謗詞略述如是
彼諸外道固執在懷一切智尊雖設
種種善權化導而未能令於正等覺
生淨信解具勝福慧求真理人方能
測量一切智海今我勇銳發正勤心
如理順宣且少開悟言於請問別異
而荅謂作是言此不應記諸別異荅
無知起者此不應理其所立因非決
定故且應詳審為佛世尊於所請問
由無知故言不應記為觀問者懷恥
憍慢非平能令如理信解故雖了達

而不為記如有矯問諸石女兒為黑
為白終不為記豈別有方能祛彼疾
如是外道執我為真矯問如来死後
為有為无等事世尊告言此不應記
佛意說我實無有故不應記別此顯
若法都非實有不應於中為差別問
或佛世尊善權方便為令調伏故不
為記此不為記是調伏因非由無知
作別異荅又不應謂佛無辯才彼問
論道所不攝故若彼所問論道攝者
佛不為記可無辯才非於此中如理
難問少分可得何容乃謂佛无辯才
又聽法者心不慇故執我見故根未
熟故世尊无方可令信解故於所問
置而不記故不應以不記所問謂大
仙尊非一切智言於初際說不可知
此即自顯是无知者此亦非理無法
不應為智境故於有法境智若不生
可謂如来非一切智本無初際智何
所知無故不知豈成無智若尒何故
不但說無此說不容更立因故若謂
應立不可知因此亦不然非決定故
或法雖有緣闕不知故不可知非無

因性若立無性為不知因即畢竟無
可為同喻為容因故說不可知若謂
無因有不成失此不應理非不成故
生死初際若定非无即初際身應無
因起初無因者後亦應無以先後身
無異因故若許介者即諸所行淨不
淨業皆應無果既不許然即先所立
初際無故非不成因若謂生死無初
際故應如虛空無後際者亦不應理
外種同故如外穀麦後因前生雖無
初際遇火木等諸燒爛緣而永壞滅
如是生死煩惱業因展轉相生雖無
初際而由數習貪瞋癡等對治力故
生死諸蘊畢竟不生即為後際空無
生故後際可無生死有生豈無後際
現見生法定有終時生死既生理必
歸滅故說初際是不可知無故為因
其義善立故不應以不知初際謂佛
世尊非一切智言不先覺孫陁利緣
及縱彼朋造諸惡者此亦非理雖先
覺知為避多過故不自顯若佛先言
我无此事為此事者自是餘人即彼
朋流惡心轉盛謗中庸者成共僞疑

如是過愆為佛為彼又大人法不顯
他非佛是大人豈揚他惡又顯彼惡
令無量人憎背世尊障入正法又佛
觀見自身他身有招謗毀短壽定業
又為開慰末世苾芻佛觀當來正法
將沒多聞持戒衆望苾芻少有不遭
謗毀而死為欲令彼自開慰言我大
仙尊一切煩惱過失習氣皆永拔根
名稱普聞至色究竟尚被頭謗況我
何人因此心安修諸善業由觀如是
得失決定是故世尊不先自顯又過
七日其事自彰顯佛尊高過歸外道
故不應以不自顯因謂佛世尊非一
切智即由此故應知已釋不自拔遣
譏遮謗因所以聽許提婆達多於佛
法中而出家者此有深意佛觀彼人
不出家者定當得作力轉輪王害無
量人滅壞佛法蹟墜惡趣難有出期
由度出家殖深善本非出家者所不
能殖為護多人令無損害及遮衆惡
故許出家言於外道嗢達洛迦先自
不知命存亡者此亦非理念即知故
非於餘境餘識生時即能了知所餘

識境佛心先在說法事中未觀彼人
命存亡事後欲知彼纔舉心時即如
實知其命已過若欲知彼而不能知
可謂如来非一切智心屬餘境此境
未緣即謂無知斯不應理言不預定
波吒釐城當有如斯難事起者亦不
應理密預定故先密意說若免脫餘
餘復為餘之所損害謂佛先覺若守
護餘餘必為餘之所損害於三難事
各令自守餘不能損故密意說此即
預定難事必然何謂世尊非一切智
言不懸記自佛法中當有部執十八
異者此亦非理已懸記故如說當来
有苾芻衆於我言義不善了知部執
競興互相非毀世尊於此略說内外
二種防護内謂應如黒說大說契經
所顯觀察防護外謂應如六可愛法
契經所說總攝防護又見集法契經
中言於我法中當有異說所謂有說
准金剛喻定能頓斷煩惱或說擇滅
涅槃二法為體或說不相應行无別
實物或說表業尚无況無表業或說
一切色法大種為體或說前後相似

為同類因或說色處唯用顯色為體
或說觸處唯用大種為體或說唯有
觸處是有對礙或說觸處身處是有
對礙或說唯五外處是有對礙或說
眼識能見或說和合能見或說意界
法界俱常无常或說一切色法非刹
那滅或說不相應行有多時住或說
无想滅定皆現有心或說等无間緣
亦通色法或說一切色法無同類因
或說異熟生色斷已更續或說傍生
餓鬼天趣亦得別解脫戒或說心无
染汚亦得續生或說一切續生皆由
愛恚或說律儀不律儀分受亦全受
或說傍生餓鬼有无間業或說無間
解脫二道俱能斷諸煩惱或說意識
相應善有漏慧非皆是見或說身邊
二見皆是不善亦他界緣或說一切
煩惱皆是不善或說无樂捨受或說
唯无捨受或說無色界中亦有諸色
或說無想天歿皆墮惡趣或說一切
有情無非時死或說諸无漏慧皆智
見性或說無有去来一切現在別別
而說或說色心非互為俱有因或說

羯剌藍位一切色根皆已具得或說
諸得頂法者皆不隨惡趣或說諸善
惡業皆可轉滅或說諸無為法非實
有體或說諸世間道不斷煩惱或說
唯贍部洲能起願智无諍無㝵重三
摩地或說心心所法亦緣无境諸如
是等差別諍論各述所執數越多千
師弟相承度百千衆為諸道俗解說
稱揚我佛法中於未來世當有如是
諍論不同為利為名惡說惡受不諳
法實顛倒顯示即於此部過現當來
亦有如是諍論差別世尊如是分明
懸記而諸弟子不顧聖言各執所宗
不相非毀過屬弟子豈在世尊不可
由斯謗一切智言說諸業有不定者
理亦不然有此業故定應許有能感
異熟不定業性此若无者修道斷結
則為唐捐以一切業定得果故不應
由此所說諸因或復餘因謗一切智
世尊成就不可思議希有功德普廣
名稱非理毀謗獲罪無邊諸有智人
皆應信佛具一切智故先敬礼
辯本事品第二之一

諸一切種諸冥滅　拔衆生出生死泥
敬礼如是如理師　對法藏論我當說
論曰諸言雖揔而別有所觀別何所
觀謂俱利德滿智斷具故自利德滿
恩德備故利他德滿此即一切智能
拔濟有情一切種冥皆永滅故智德
圓滿諸境界冥亦永滅故斷德圓滿
拔正法手拔衆生出生死泥故恩德
圓滿聲聞獨覺雖滅諸冥以染無知
畢竟斷故非一切種闇能永滅不染
無知殊勝智故非具一切智不能拔
有情冥謂瞖膜能蔽淨眼如是無知
障眞見故冥惑昏闇能遮色像如是
无知覆實義故諸有殊勝治道生時
令永不生故稱為滅謂滅一切品諸
境冥故言一切種諸冥滅拔衆生出
生死泥者由彼生死是諸有情无始
時来沉溺處故難可出故所以譬泥
衆生於中淪沒無救諸有成就巧智
大悲授如應言拔濟令出敬礼如是
如理師者稽首具前自他利德能說
如理聖教大師意樂隨眠智等闕故
聲聞獨覺非如理師唯佛世尊具如

是從故是前總諸言所觀為正流通
微所立教故先讚礼如理教師以讚
礼言滅諸惡障標嘉瑞已許發論端
故言我當說對法藏何謂對法頌曰
淨慧隨行名對法 及能得此諸慧論
論曰淨謂無漏慧謂擇法此即總攝
無漏慧根何緣得知唯無漏慧名為
對法以佛世尊慈天帝等所請問故
如契經說我有甚深阿毘達磨及毘
柰耶慈汝請問是許天帝請問聖道
及此聖道所證果義慈汝證類契經
亦介復以何緣唯無漏慧名為對法
由此現觀諸法相已不重迷故豈不
現觀非唯慧能是則對法應非唯慧
正覺諦理說名現觀故現觀用唯慧
非餘又現觀中慧為最勝具三能故
搊攝對法然此對法非不待餘故慧
隨行亦名對法即慧眷屬名曰隨行
眷屬者何謂慧隨轉色受想等諸心
所法生等及心如是總說无漏五蘊
名為對法此則勝義阿毘達磨若說
世俗阿毘達磨即能得此諸慧諸論
此謂前所得無漏慧根諸慧謂能得

世間三慧即是世間殊勝修慧思慧
聞慧及彼隨行依所得近遠說三慧
次第非離如是慧及隨行元漏慧根
可能證得是能得此勝方便故同無
漏慧受對法名如慈方便亦名慈等
論謂能得此發智等諸論是元漏慧
勝資糧故亦名對法如業異熟漏等
資糧亦名業等前諸慧言亦攝生得
唯生得慧能正誦持對法論故亦名
對法豈不此論是元漏慧勝資糧故
亦名對法何乃別名對法俱舍頌曰
攝彼勝義依彼故　此立對法俱舍名
論曰藏謂堅實猶如樹藏對法實義
皆入此攝此論是彼對法之藏即是
對法之堅實義藏或所依猶如刀藏
謂彼對法是此所依引彼義言造此
論故此論以彼對法為藏即以對法
為所依義彼何因說誰復先說雖未
應問說對法人佛教依法不依人故
而為開示說對法因彼能說人亦應
顯了頌曰
若離擇法定無餘　能滅諸惑勝方便
由惑世間漂有海　為此大師說對法

論曰由離擇法無勝方便能滅世間
引苦諸惑故世尊言若於一法未達
未知我終不說能正盡苦世間未滅
諸煩惱故於三有海生死輪迴為令
世間修習擇法永寂三有生因煩惱
是故大師先自演說阿毗達磨佛若
不說舍利子等諸大聲聞亦无有能
於諸法相如理思擇然佛大師隨所
化者性差別故處處散說尊者迦多
衍尼子等諸大聲聞以妙願智觀過
去佛所說法教如其所應安置結集
如大尊者迦葉波等共所結集律及
契經經律二藏隨文結集唯對法藏
隨義結集如說諸有結集義言於律
及經彼為殊勝隨佛聖教結集對法
是佛所許得佛說名何等名為所思
擇法世尊依彼說對法耶頌曰
有漏無漏法 除道餘有為 於彼漏隨增
故說名有漏 无漏謂道諦 及三種無為
謂虛空二滅 此中空無㝵 擇滅謂離繫
隨繫事各別 畢竟礙當生 別得非擇滅
論曰說一切法略有二種一者有漏
二者無漏此即総說次當別解除道

聖諦餘有為法是名有漏此復云何
謂五取蘊色乃至識如說云何名色
取蘊謂有漏色隨順諸取廣說乃至
識亦如是何緣取蘊名為有漏以於
其中漏隨增故有身見等諸煩惱中
立漏名想令染汙心常漏泄故與漏
相應及漏境界隨增漏故名漏隨增
隨增眠義後當廣辯由此應知已遮
一切不同界地及無漏緣煩惱境界
隨眠有漏彼此展轉不隨增故非相
對立如是二名有漏无漏復有何相
如世尊言有漏法者謂所有色隨順
諸取是能增益諸有取義廣說乃至
識亦如是與此相違是无漏法有漏
无漏略相如是或有漏者謂墮世間
若出世間名為無漏世間所攝名墮
世間謂處世間不出為義依苦諦體
立世間名故契經說吾當為汝宣說
世間及世間集又五取蘊名苦有漏
故知有漏謂墮世間寧知墮世間皆
是有漏法如世尊說吾當為汝宣說
有漏及無漏法有漏法者謂諸所有
眼諸所有色諸所有眼識諸所有眼

觸諸所有眼觸為緣內所生或樂受
或苦受或不苦不樂受如是乃至隨
世間意隨世間法隨世間意識隨世
間意觸廣說乃至名有漏法無漏法
者謂出世間意出世間法出世間意
識出世間意觸廣說乃至名無漏法
依此聖教及由正理知墮世間皆是
有漏已辯有漏及有漏因云何無漏
謂道聖諦及三无為名為無漏道聖
諦者謂非有漏色等五蘊三无為者
謂即虛空擇非擇滅此虛空等及道
聖諦名无漏因次前已說其道聖諦
後當廣辯於略所說三無為中虛空
但以無㝵為性於中諸法審極顯現
无障為相故名虛空謂諸大種及造
色聚一切不能遍覆障故或非所障
亦非能障故說虛空無障為相擇滅
即以離繫為性擇謂如理勤所成慧
於四聖諦各別行相如理思擇故名
為擇由擇所得諸有漏法永離繫性
此定能㝵諸繫得生故名擇滅或有
是滅而非離繫為簡彼故說離繫言
有作是言諸所斷法同一擇滅无同

類故阿毗達磨諸大論師咸作是言
隨繫事別所以者何此若一者修餘
治道有无用過若諸所斷同一擇滅
證得皆法智忍所斷煩惱滅時餘煩
惱滅為證得不若證得者修餘治道
便為無用若不證得是則一物證少
非餘與理相違有分過故由是定應
許離繫事量不違正理無同
類者謂此擇滅自無同類因亦非他
因故永礙當生得非擇滅擇即前說
如理成慧不由此慧有法永遮未來
法生名非擇滅如眼與意專一色時
餘色諸聲香味觸等念念謝往對彼
少分意處法處得非擇滅以五識身
及與二分意識身等於已滅境終不
能生緣俱境故由彼生用繫屬同時
所依緣故若法能导彼法生用此法
離慧定导彼法令住未来永不生故
若非擇滅非唯緣闕便永不生後遇
同類緣彼復應生故謂若先緣闕彼
法可不生後遇同類緣何障令不起
前說除道餘有為法是名有漏何謂
有為頌曰

又諸有為法 謂色等五蘊 亦世路言依
有離有事等
論曰老病死等災横差別隱積損伏
故名為蘊為別戒等故言色等戒等
五蘊不能具攝一切有為色等五蘊
具攝有為故此偏說言有為者衆緣
聚集共所為故未來未起何謂有為
如所燒薪是彼類故諸不生法不越
彼類雖永不起而說有為彼彼經中
世尊隨義名世路等彼復云何謂諸
有為亦名世路色等五蘊生滅法故
未来現在過去路中而流轉故或為
无常所呑食故名為世路諸不生法
衆緣闕故雖復不生是彼類故立名
无失諸有為法亦名言依言謂言音
或謂能說此言遠近所託名依即義
與名揔說依故以名依義言復依名
是故言依揔攝名義如是名義具攝
五蘊故契經說言依有三無四無五
由此善釋品類足論彼說言依五蘊
所攝依是因義無為无果故非言依
又若聚中三事可得謂語依義說名
言依無為聚中唯有其義无語依故

不名言依有說無為有依有義但闕
語故不名言依又諸有為與能言體
有俱起義无為不然諸有為法亦名
有離離謂永離即是涅槃得已不還
墮生死故有彼離故說名有離如有
財者名為有財此雖有為而非一切
以无漏道無擇滅故又涅槃時亦捨
聖道故名有離以說聖道猶如船筏
亦應斷故如契經言法尚應斷何況
非法諸有為法亦名有事事謂所依
或是所住即是因義果依於因從因
生故如子依母或果住因能覆因故
如人住牀是因為果所映蔽義因果
前後故及細麤性故此有事故說名
有事喻如前說如是等類說有為法
諸名差別於此所說有為法中頌曰
有漏名取蘊　亦說為有諍　及苦集世間
見處三有等
論曰前說除道餘有為法名為有漏
已辯其體今為顯彼名想不同及差
別義故復重說已說一切有為名蘊
今說有漏名為取蘊義准无漏但得
蘊名唯諸漏中立取名想以能執取

三有生故或能執持引後有業故被
諸漏說名為取色等五蘊從取生故
或生取故名為取蘊如草糠火如花
果樹諸有漏法亦名有諍謂煩惱中
立諍名想擾動善品故損害自他故
蘊與諍俱或諍蘊俱而得生起故名
有諍此意顯示諍之與蘊非隨闕一
餘可得生及者顯餘有漏名想謂或
名苦即五取蘊是諸逼迫所依處故
自性麁重不安隱故或名為集即彼
種類能為因故能集成故謂從取蘊
取蘊集成或名世間可毀壞故如世
尊說性可毀壞故名世間非諸聖道
性可毀壞亦名世間由此中無對治
壞故或名見處薩迦耶等五見住中
隨增眠故由彼諸見共有漏法一切
種時相無差別堅執無動隨增眠故
體用增盛故復別說貪等癡疑則不
如是以彼貪等有一切種無一切時
癡一切時非無差別疑无差別而不
堅執是故有漏不說彼處或名三有
有因有依三有攝故等言為攝名有
染等如是等類是有漏法隨義別名

說一切有部顯宗論卷第一